

7月12日 三角湖

下去玩玩，心裏就經過的人，是以，每到一處，只要有水，他總要下水。正當他玩得興起，有人要為他存照留念，偏偏他一番閃躲，竟把眼鏡打掉，這下可好，眼鏡掉的地方，正是急流漩渦，便再也尋它不著。男生們，一個個下水幫著找。我們擔心組長他們沒回來，且還得趕兩點十五分的班車回南庄，只得先幾個人回去告知他們。循著原路，急忙回去時，回到一處兩山夾縫間架著木條，權充通路的地方，木條不知何時竟已滑落，懸在中間，叫人「前進無門，後退無路」的困窘起來。「試試吧！我們一起把它拉起來。」李惠珠最勇敢了。我們依言，三個人合力撐起

吧。否則，他們也要過不來的，忙了半天，總算把板子拉起來，卻是怎麼也架不回去了，怎麼辦？回頭叫他們吧！眼鏡是找不著了，可也不能不回去呀。男生力氣大些，在頭頂住木條，先攀著山壁，再慢慢過來，一個個總算是無事過來了，好一場有驚無險。過了這一遭，大家更是生死與共一些了。

回來之後，把陳正焱因拒照而掉眼鏡及我們差點回不來，給山胞多添一族的事說給沒回去的人聽，不知怎麼，竟把它說成了笑話，大家聽了，居然都哈哈大笑。「還好，幸虧我回得來，您們才有笑話聽！」

大隊休假日。家訪、營調及部分診療到三角湖，寄生虫及另一部分診療則到崎頂海水浴場去了。

寒假來時，途經三角湖，一片乾涸。再度前來，竟又是另一番景象：源源水流，滔滔之外，還感覺到一股衝力，是大自然源源不絕的生機。

天生膽小，從來也最心服勇敢的人。李惠珠，小小身軀，卻好生勇敢。跟著她，撇下眾人，直往源頭逆溯而去。湍急的水，叫人不敢不心定，否則，一個踉蹌，加上泳技本不佳，可能就要隨波逐流而去。這溪流，因係切穿兩

山而成，除了急流，還有攀援不盡由山切割成的嶽崎大石，除了手脚並用是別無他法了。

後面的人，也都趕了上來，夾雜幾聲驚呼，大家玩興益濃，相偕更往上游去。我則是沒力氣了，何況，好不容易，尋到一塊凸起的大石塊，平躺其上，仰望峭壁的山壁與藍天，迎面拂來從山縫飄下的絲絲泉水，石塊之下則有清流激湍，映帶左右。此情此境，「蒼天為我華蓋，大地為我衽席」，何等寫意與安然，人生至此，再無豔羨！

回到泉水匯成的三角湖處，又是另一番衆樂的景觀。



三角湖之遊



傍水而居的孩童，天性樂水，一點兒也不畏懼湍流的水，把一處梯狀的河床當成衝浪的好地方。不論逆流而上，順流溜下，在他們都易如反掌，都玩得酣然快意，活像悠然水中游的小魚兒。叫我們這些個來自城市的神士小姐們，看傻了眼之餘，也都「衣沾不足惜，但使願無違」，再無顧忌，來了就得盡興，不全身溼透，是嚐不著那份暢懷快意了。

倦遊歸來，面對豐富的晚餐，但我却開始食不下嚥，為明日的菜單憂心了。日日来，豐富美味的晚餐，是大家一天辛勞工作的慰藉。大廚們，各顯身手，均有佳績。唯獨我，平素雖不致五穀不分，大塊文章卻也作它不來。上回寒假來，誤打誤撞，衆人相助，撐持一回，此番又要獻技，不免有點驢技窮之嘆。

## 7月13日 南庄

七早八早，睡不著覺，就摸黑進廚房。一桶新煤氣，不曉得還未打開過，手一旋，「砰」一聲巨響，嚇壞了自己，也嚇來了守夜的人，祇得滿心歉意告訴他沒事，邊暗罵自己惹是生非。

淘米、下鍋、燒開水，事情實在也不多。迎著涼風，到街上雜貨店拿昨晚訂好今天作早菜的鹹鴨蛋。清晨涼風，意意索索拂過髮梢耳際，好不舒暢。其實，二廚、三廚、四廚們都叫我起床後把他們喊醒來幫我。一方面覺得實在還很早，自己是睡不著，他們就多給他們睡會兒，一方面也是自私的想一個人走這段路。悠閒自在，隨興緩急，時而仰望殘留天際的月亮星星，時時環視四週的山巒露出的些微曙光，這一切，於我，竟是種不能

與他人道說的喜悅。

賣豆腐的公公，是寒假來時，當大廚跟他買過豆腐即結識的。面對生人，尤其世故的人，自己常是木訥的時候多。然而對小孩與老人，卻總能放心的攀談。加上賣豆腐的公公婆婆倆說得一口閩南話，在這個滿耳客家語的地方，讓我更是一見如故，天南地北起來。

買菜回來，經過他們家，借來他們清晨在市場賣豆腐用的手推車，一行人，把所有買來的菜肉往小車上堆，煞有介事的鄉土起來。

家訪今天訪視地點即是南庄，所以組員們中午就回到南庄國中吃便當。想想反正自己今天當大廚，就給他們煮些蛋花湯，也好有個熱湯可下飯。湯作好了，人卻未回來



一天工作  
開始之前  
。看一個  
個全副武  
裝，即將  
出征。



齊整，那份放心不下的怔忡心情，竟像個「倚闌望兒歸」的母親。在陌生的地方，人，大抵是格外的容易在旦夕相處的家常生活中，培養出一份親情般的感情。

晚上還有媽媽教室，祇得把宵夜丟給張敏貞他們忙去。在這裏，就是這般「精誠團結」，說一聲，沒有人會拒絕助你一臂之力。像今天，進進出出廚房的人，總忘不了來插個手，幫幫忙。跟馬景先說，其實，我很笨手笨腳，做得出什麼來，不是跟別人討教來的，就是別人助我完成的。二廚、二廚、四廚自不待言，還有更多幫我忙的人，不能一一謝過，只好在心底感念。

## 7月14日 晚會 賦歸

就要離去，晚會上卻是個個笑開懷，不帶半點傷感。倒是在結束之後，收拾起散置的桌椅和狼藉的杯盤，才開始感覺到曲終人散的落寞。

仍是圍坐在涼亭上。（別的組則有的夜遊去了）。大家是寂然，此時無聲勝有聲？我也不知道。只覺得鬱悶得難受。心裏明白，過了這日子，再喚不回這種情懷了。回到學校，大家將各自回到原屬的環境，再不似今日情境下的每個人。這一段日子也只成一種回憶，這種情親，又何獨不然？畢竟，心不隨外物遷化，在這個年紀是做不到的。

默然中，陳維敏說起形象的問題。我想告訴他，我一向認為人活著，是種精神，是層心意。重要的要存這份精神於天地，要留這份心意於人間，形象是次要的，不要使本心受它影響了。可是，過於低氣壓的空氣下，我什麼也沒說出口。

夜遊的人們回來了。我們仍無倦意，今夜，我是不想睡了。有人推讓溪邊去，欣然同往，盍興乎來！

晚上的媽媽教室，由於當地婦女會的幫忙，來的人不少。兒童教室，在南莊國小偌大的操場上也是熱鬧采采，帶頭的楊誠嘉和梁守泰可有得累了。好在，梁守泰一派胸中自有千丘萬壑的篤當神色，孩子都聽她的。楊誠嘉則是一句句：「楊大哥哥」自居，叫連和孩子一起蹲在地上的我都只好一臉敬仰的神情。最好玩的倒是吳建志，花了六塊錢打電話回台北向媽媽求救討教來的兒歌：「炒蘿蔔，炒蘿蔔，切切切，炒雞蛋，炒雞蛋，捏捏捏，……」他簡直是拉開嗓門，吼出來的，連我跑到距操場一百公尺的校門。都還一字不漏，孩子們則更是唸得興起。

到得溪邊。他們提著手電筒，在黑黝涼冽的溪水石縫間抓蝦子。笨手笨腳的我，忙亂一陣，摸不著竅門，只好找塊石子，面著對岸觀之不盡的大山跌坐。

記得寒假來此，臨離去的早晨，我也到過這溪邊。因為，當時是在過年的氣氛尚未褪盡之時，就急急投身此地，往後，一連串全新的感受讓自己祇能身受而不及細想。所以，臨離去那天，希望自己靜靜想一想。

現在，一樣的溪水，一樣的青山，變的又是什麼？

尋常日子裏，除了求知過程閃爍過一些一閃即逝的喜悅外，人事的糾葛，總叫人心力勞瘁，是以每過一段時日，便覺又歷經一番滄桑。然而，這裏來一切過程裏的憂傷喜樂一一被撫平了，每個人儘可以放下虛矯的身段，但憑一雙腳，雲裏來，風裏去，行遍南莊處處，與村裏人，娓娓談話，真心關愛他們的小孩與生活環境，一分付出是一分心喜，一步行去便添一番快樂。此來，似乎更能懂得史懷哲所謂：「人人心中有蘭巴倫醫院」(Everyone has his Lambarene)。